

乱世情真

《哀乐同歌》之（二）：耶利米哀歌 1:9-22

引言、请还信仰一点「凌乱」

在「神学界」中，有一门神学叫做「系统神学」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想把信仰「整理」或「归纳」为一个条理清晰逻辑分明的「系统」，譬如先概分为上帝论、基督论、圣礼论等若干个范畴，再罗列上帝有几种属性，基督有多少个身份，主餐有哪几重功用之类。

平心而论，我并不完全反对「系统」，毕竟，两吋厚的圣经，说她博大精深当然可以，说她包罗万象也未尝不可，不过，所谓博大精深与包罗万象，另一种讲法，往往就是「杂乱无章不成系统」，不免使人晕头转向望而生畏。所以，将圣经稍稍整理简化，先给人一个轮廓或大概，作为信仰的一个「入门」或「起点」，也有它的道理和需要。特别是针对老弱妇孺，我从来都不反对向他们「权宜」地传讲「简化版」的信仰。但是，无论如何，我都反对将甚么「系统」作为圣经真理，或说基督信仰的「结论」或「终点」，因为真实的人生，真实的人性，真实的人间，总是具体的、立体的、多层次的，更传神的讲法，是「混乱」的、是「凌乱」的。

不过，「不幸」得很，绝大多数的「宗教人士」，譬如「牧师」和「学者」，都是最不能忍受「混乱」和「凌乱」的人，他们要「纪律」、要「原则」、要「系统」、要「黑白分明」。日积月累，物换星移，结果，「纪律」、「系统」、「原则」都有了，但是，真实的信仰、真实的圣经，就都被「刳割」而「死」了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要「救活」信仰和圣经，唯一的「救法」就是「还信仰一点凌乱」。

我的意思是，圣经若是「杂乱无章」的，就「尊重」她的「杂乱无章」，不要 cut 头 cut 尾改头换面使她变得不再「凌乱」，因为，你一旦 cut 头 cut 尾改头换面，你就一定已经使用了一把圣经以外的「剪刀」（价值观、信仰观之类）将圣经「剪裁」，那么，最高权威就肯定不是圣经本身，而是你手上的那把「剪刀」——你信的是它，而不是圣经！总而言之，相信圣经只得一种信法，就是「不加剪裁」地相信她，包括接受她的「凌乱」。

你或会说，这样「乱糟糟」怎能信呢？——谁告诉你「乱糟糟」就不能信呢？这世界，除了「0101」这种最「低阶」的计算机语言外，所有语言都有「乱糟糟不成系统」的一面，越是「高阶」的语言程况就更甚。圣经——上帝的启示，她是「最高阶」的语言，所以，她「乱糟糟不成系统」的程度，就一定无与伦比，故此要把她「约化」为「0101」似的「系统语言」，简直就是对圣经的大侮辱。

今天，我会透过《耶利米哀歌》一章九至廿二节，告诉大家，圣经既是何等的「乱」又是何等的「美」。她的深情厚义，正正就是寄寓在她表面上的一片「乱糟糟」之中。我们就首先看看其中的两个显而易见的「乱象」。

一、乱象之一：谁之过？

第一个明显的「乱象」，是先知对于耶路撒冷之所以会遭受到敌人围困、烧杀和劫掠的惨痛境遇，在短短的半章圣经里，有非常「混乱」甚至「矛盾」的「归因」——即是，究竟是谁造成这个悲惨局面的呢？

先知首先用比较一般的、常识的、现象上的讲法，说这个惨况是「仇敌」（这处境下指的是巴比伦人，亦即经文中的「外邦人」）所一手造成的：

⁹……她（指耶路撒冷）说：耶和華啊，求你看我的苦难，因为仇敌夸大。¹⁰敌人伸手，夺取她的美物；她眼见外邦人进入她的圣所——论这外邦人，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。

不过，先知笔锋忽然一转，忽然之间，又说到在「幕后指使」的原来「另有其人」：

¹²…耶和華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？¹³他（指耶和華）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，克制了我；他铺下网罗，绊我的脚，使我转回；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。¹⁴我罪过的轭是他手所绑的，犹如轭绳缚在我颈项上；他使我的力量衰败。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敌挡的人手中。¹⁵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，招聚多人攻击我，要压碎我的少年人。主将犹大居民踹下，像在酒醉中一样。…¹⁷锡安举手，无人安慰。耶和華论雅各布已经出令，使四围的人作他仇敌；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。

原来，这个「幕后黑手」就是耶和華——以色列人自己的上帝，是祂在亲自「统筹」整个灭城亡国的行动，所谓「仇敌」原来是祂手下的「工具」。不过，忽然之间，先知又再笔锋一转，又说到上帝会这样「重手」，背后的背后，原来还是「另有其人」的：

¹⁸耶和華是公义的！他这样待我（指耶路撒冷），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。…²⁰…我心在我里面翻转，因我（曾）大大悖逆。在外，刀剑使人丧子；在家，犹如死亡。

这个「另有其人」原来就是以色列人自己，是因他们自己「违背祂的命令」，又「大大悖逆」上帝，才会招致上帝要使他们灭城亡国的大愤怒和大审判。

好了，短短十二节（9-20）的圣经里面，先知就已经将耶路撒冷灭城亡国的遭遇作了三重的归因——第一重是敌人造成的，第二重是上帝「指使」敌人造成的，第三重是自己的罪招致上帝「指使」敌人入侵所造成的。

本来，若先知的讲法就此停住，那还不算太乱，因为说上帝借助某些事件（譬如地震）或人物（譬如敌国）来「惩罚」自己，这是基督徒常有的一种「讲法」，大家至少表面上接受，或至少接受有这种「可能」。但问题却出在以下这两节：

²¹...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患难；因你做这事，他们都喜乐。你必使你报告（意指事先宣扬或曾经应许过）的日子来到，他们就像我一样。²²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；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，求你照样待他们；因我叹息甚多，心中发昏。

上文，明明说「仇敌」是上帝「指使」来的，又说自己被责罚是「该当」的，那就应贴贴服服接受惩罚，不要多事。但是，怎么这里忽然又反口，还「算起旧账」来，要上帝「报应」他们的「仇敌」，要追究他们本身的罪行，还要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？这样一来，先知对于耶路撒冷城破亡国的归因，就不免混乱，前言不对后语了。究竟，耶路撒冷的城破亡国，应该算是「谁之过」呢？——这是经文中第一重的「乱象」。

二、乱象之二：跟谁看？

先知不仅对于耶路撒冷城破亡国「责任何在」的立场上显得混乱，事实上，在短短十四节经文里，他的「观点」就已经有过许多次相当奇怪的「跳跃」，叫人无所适从。

先知最先用「耶和华」的「观点」来看，请上帝看看「仇敌」怎样虐待祂的子民，又看看祂的子民惨成甚么样子：

⁹...她说：耶和华啊，求你看我的苦难，因为仇敌夸大。¹⁰敌人伸手，夺取她的美物；她眼见外邦人进入她的圣所——论这外邦人，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。¹¹她的民都叹息，寻求食物；他们用美物换粮食，要救性命。他们说：耶和华啊，求你观看，因为我甚是卑贱。

接着，先知却转换了用「过路的人」的「观点」来看，请他们看看耶路撒冷的惨况，看看上帝如何对自己的选民都「不留手」：

¹²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哪，这事你们不介意吗？你们要观看：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——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？¹³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，克制了我；他铺下网罗，绊我的脚，使我转回；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。...¹⁸耶和华是公义的！他这样待我，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。...

再下来，先知更扩而充之，呼吁「众民」（全世界）来看看他们亡国被掳的惨况：

¹⁸...众民哪，请听我的话，看我的痛苦；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。¹⁹我招呼我所亲爱的，他们却愚弄我。我的祭司和长老正寻求食物、救性命的时候，就在城中绝气。

到最后，先知又「跳回」最开首的「上帝观点」，不过，却不只请上帝看他们的苦况，还请上帝看看他们的敌人怎样「幸灾乐祸」和「其身不正」，记得一定要报应他们：

²⁰耶和华啊，求你观看，因为我在急难中。我心肠扰乱；...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

的患难；因你做这事，他们都喜乐。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，他们就像我一样。
²²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；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，求你照样待他们...

记述同一件事，短短的十四节经文，「观点」怎么要「跳」来「跳」去呢？就像一段半分钟不到的电影画面，忽然「主观镜头」，忽然又「客观镜头」，忽然「高角度」，忽然又「低角度」，忽然一个「广角镜」，忽然又来个「大特写」，搞得人看到眼花缭乱，晕头转向呢？

先知啊！你究竟想我们「跟谁看」，即是从哪个人的「观点与角度」来看（或说理解、感受、评断）你想说的意思呢？——这是经文中第二重的「乱象」。值得思想的问题是，先知的「立场」与「观点」为甚么「乱」得这样不成样子？

面对这些「乱象」，我疑心许多「宗教人士」的「处理」方法，就是把乱得「偏离」所谓神学「正统」或基督徒「体统」的看法，譬如太强烈的「**复仇主义**」一脚踢开，视为「例外」或「个别事件」，即是「可以不理」，又将经文中十分杂乱的「观点跳跃」，视为不过是一种「修辞手法」而已，意思是「没甚么的」，即是，都是「可以不理」的。如此这般，经文经过这样的「高温消毒」和「多重过滤」后，就正统过正统，体统过体统，一点都不「乱」了。不过，这样一来，还「剩下」甚么「圣经」？不如读「系统神学」算了。

告诉大家，这种「**正统主义**」对圣经的破坏，至少不下于任何异端的杀伤力。我们若要真正明白圣经，回归信仰，别无他法，就是要「**尊重**」经文原原本本的「**乱象**」——不是去删削它们、无视它们，而是去**感应**它们。

当然，你或者会问：一片混乱，如何感应呢？又可以感应到甚么呢？其实，你只要用点心肝看，你最少可以感应到两样「信仰至宝」：一是「**乱中有情**」，一是「**乱中有义**」。请看下文分解。

三、乱中有情：乱世无情人有情！

大家试过「**心乱**」吗？试过「乱」得胡言乱语、手足无措吗？试过「乱」得意乱情迷、夜不成寐吗？试过「乱」得胡思乱想，神不守舍吗？.....如果你没有试过如此「心乱」，哪么你一是「圣人」、一是「超人」，一是「**根本不是人**」。

想想，先知生逢乱世，目睹城破亡国、同胞遇害，血流成河、尸横遍野的惨况，可以不乱吗？先知身为以色列人，想到国家昔日的风光与今天的折堕，如此巨大的落差，可以不乱吗？先知更想到他们本是上帝选民，带着无比祝福而建国，今天竟落得如此收场，见这样更大更大的落差，可以不乱吗？先知是上帝仆人，为上帝、为百姓苦口婆心了几十年，结局却还是不堪如此，可以不乱吗？——心乱之极，于是乎胡思乱想，于是乎胡言乱语，又有甚么奇怪呢？

我们可以不「乱」，或说可以这么「理性」、「冷静」、「有条理」，我疑心，第一是因为「侥幸」，我们还没有生在非「心乱」不可的世代；第二是因为「冷血」，对不是自己亲身经验到的不幸，统统都无动于衷，都若无其事。总之，稍有天良，稍有一点同情心的人，见人间苦罪，都不免于常常「心乱」，更何况，先知真是生逢乱世，并且要以一个最痛苦的身份——上帝的代言人——生逢乱世呢？请看看圣经如何描述先知的「心乱」：

¹³ 他（指耶和華）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，克制了我（既指耶城，也可指先知自己）；他铺下网罗，绊我的脚，使我转回；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。...¹⁶ 我因这些事哭泣；我眼泪汪汪；因为那当安慰我、救我性命的，离我甚远...²⁰ 耶和華啊，求你观看，因为我在急难中。我心肠扰乱；我心在我里面翻转...²²... 因我叹息甚多，心中发昏。

先知的心实在「乱」到几乎「神智不清」，就像一个因为身处于枪林弹雨下，甚至因为突然中枪，故此连摄影机也拿不稳的摄影师，他所拍出来的画面，又怎能不左摇右摆，忽远忽近，乱不成象呢？不过，这个「乱象」却并非没有信息的，因为，这个「乱象」正可告诉你摄影师的危险状态，以及他正身处于怎样凶险的现场环境。

请大家动心动情地想想：你如果经历过极大的惨变（譬如晚年丧子），你不会对着「不同对象」，将同一件惨事说完又说么？你刚刚对某甲说完「你来看我多惨」，转过头来又对某乙说「你来看我多惨」，到没有人肯听你诉苦了，那就不相识的路人丙，甚至对着「空气」或自言自语，你也要重述你的惨痛经历。先知不停转换「观点」却讲述同一件事，正是人同此心而已。事实上，从《哀歌》中的这些「混乱」之中，我们更加可以感应、共鸣到先知的痛苦是何等的蚀骨伤心——这却是明明白白，一点都不「乱」的重要信息呀！

不过，大家却又不要以为先知的「乱」只有这么一重意义，就是他不幸生当乱世，而自己又是一个「多情人」的缘故。若只是如此「肤浅浮面」，先知就不成其为先知了。因为先知之为先知——上帝的仆人，必定不仅只有一般人都可能有的「情性」，还要有一重独特的「灵性」。这「灵性」就反映于他在「乱象」背后，仍然能看得出「上帝的义」。

四、乱中有义：乱世无义神有义！

首先，先知会从多个「观点」来讲述耶路撒冷的凄凉苦境，不仅是因为「心乱」而要不断胡乱找人来「倾诉」。因为他所倾诉的对象，大家细心感应，便会发现他是或有意或无意地经过「选取」的：

⁹...她说：耶和華啊，求你看我的苦难，因为仇敌夸大。...¹¹...他们说：耶和華啊，求你观看，因为我甚是卑贱。

先知多次请求「耶和華啊，求你看.....」，这是因为先知十分知道「成我者上帝，败我者上帝，救我者亦上帝」，正所谓「解铃还需系铃人」，唯有「上帝肯看」，亦只有「上帝会看」，他们才会再次蒙恩得救的希望。

先知又说到请「过路的人」以至「众民」都来「看」以色列人的惨况：

¹² 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哪，这事你们不介意吗？你们要观看：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——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？...

¹⁸ ...众民哪，请听我的话，看我的痛苦；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。¹⁹ 我招呼我所亲爱的，他们却愚弄我。...

前面说到，「成我者上帝，败我者上帝，救我者亦上帝」，都不关「过路的人」以至「众民」的事，请他们都来「看」干吗？——正所谓「家丑不出外扬」，这样叫别人来看岂不是「失礼外人」？——对，这个其实正是先知对以色列人一个极之沉重的「谴责」，就是他们不早想思自己的结局，搞到这样败落收场，绝对是「丢人现眼」、「辱没家门」，是由亚伯拉罕开始，祖宗十八代的脸都给他们丢光了的大丑事。

但请大家记得，先知不是在「搞」修辞，搞甚么「多角度叙事手法」。这是发自他内心深处的真实信仰，几乎是不自觉地喊出「耶和华啊，你来看」和「路人啊，你们来看」的呼唤的。后者，反映先知对以色列人的失败是如何「辱没家门」的沉痛感受，前者，则反映先知对上帝责罚的顺服与上帝最终还是会施以怜悯的信心。容我再说一遍，这些「写法」是发乎先知既深刻又细致的信仰心灵，不是一种泛泛的修辞手法，更不是因为要配合「正统神学」才要这样写的。

总之，先知确是「心絮」很乱的，但是，祂最深层的「灵性」却并不乱，所以，他发乎真情本性，似乎毫不用力，自然而然，甚至好像「胡言乱语」的「写法」，竟都「暗合」他对上帝、对真理的真实认知和真正信仰——是从心而出的真正的正统信仰！

不只于此，先知对耶路撒冷城破亡国的归因的表面混乱和前后矛盾，也同样「暗合」先知整全和真实的信仰。

²¹ ...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患难；因你做这事，他们都喜乐。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，他们就像我一样。²² 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；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，求你照样待他们；因我叹息甚多，心中发昏。

先知既知「仇敌」是上帝「指使」来的，又说自己被罚是「该当」的，但怎么末了忽然反口，要上帝「报应」他们的「仇敌」，要追究他们的罪行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呢？

这里其实没半点矛盾，就是先知始终相信：耶和华是唯一的终极的公义执行者。因为他如此相信，他就知道今天的遭遇一定是来自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罪恶的「报应」，就不敢反抗和埋怨上帝。也同样，因为他如此相信，所以，当他发觉敌人「执行」「报应行动」的时候过了火位，或别有用心，或幸灾乐祸，或他们根本其身不正罪行更重，他就相信上帝终必会对他们有所报应，不会含糊了事。又是同样地，因为他如此相信，所以，即使以色列人眼下受到的「报应」似乎「报过了头」，责罚过重，但是他还是不敢实时反抗，而宁愿

暂时忍受，直等到最后从上帝而来的发落和伸冤。——看到吗？此中包含的其实是非常前后一贯，毫不混乱的上帝信仰，就是先知对上帝的义，始终坚信不移。总之，接受现在的受罚，相信敌人终必同得报应，忍受暂时「过份」的报应而等待最后平反，是同一种信仰在不同层次上的体现，本质上完全一致。

在一片心如絮乱，表面上胡言乱语之下，先知却是灵里清明，参透万事的。《哀歌》呈现出来的，既不是泛滥成灾的「情绪」，也不是冰冷无情的「神学」，而是情义相关、情义共融的真正信仰。

结语、情真义真，自然不乱

先知能「乱」，因为他自己有情，也相信上帝更有情。生逢苦罪人间，有情的人又怎能心不乱？先知又能在「乱」中「暗合」他的所信而「丝毫不乱」，因为他自己有义，也相信上帝更有义。他能观透天外，故而「心」乱而「灵」并不乱。

至于那些连「心」都不乱的人，不是因为他们「灵性」更加高超，而是因为连「人性」都没有，或说，连人性和信仰最必需的那一点「真」都没有。读《耶利米哀歌》都可以心不乱的，还可以算是人吗？

弟兄姊妹，假若你**做人够真**——能够动心，能够动情，《哀歌》的「乱」就一点都不「乱」，因为你能够「与先知同步」——爱其所爱、憎其所憎，这样你就很容易「跟得上」**先知的情怀**，还何乱之有？

弟兄姊妹，假若你**信神够真**——真心信奉、执着上帝的义，相信祂眼下的降罚是合理的，祂最后的伸冤也是必然的，《哀歌》的「乱」也就一点都不「乱」，因为你也能「与先知同步」——信其所信、望其所望，这样，你就能很容易「跟得上」**先知的信心**，还何乱之有？

总之，只要你能真，你就能与先知的性情与信心「同步」，既同步（步伐一致）了，自然就心心相印，丝毫不乱了。乱，都只因为，你不真！即你的心里没有真情，你的灵里没有真信，这样，你根本无法进入「状态」去感应先知的性情与信心，那么，不乱才怪哩！

乱世无情，但先知有情；乱世无义，但先知深信上帝有义。情义俱在，「乱」的只会是环境与一时之间的心境和应对，但内里的信心与灵明，却仍必稳如泰山，屹然不倒。